

春秋大全

卅一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1830 | |
| 冊數 | 108 (78) | | |
| 函號 | 別 | 3 | 1 |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一

淺草文庫

昭公三

癸酉

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

(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七(蔡)平二(鄭)定二

曹

武二十七年卒(陳)惠二(杞)平八(宋)元四

秦哀九(楚)平王居元年(吳)夷末十六

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穀梁傳大夫執則政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

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陳氏曰大夫不致必見挾也而後前見也○劉氏曰左氏以舍族為尊晉罪已非也一事再見卒名爾魯本無罪何罪已之有

附錄

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侯使鮑文子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不能及今三年聽命矣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侯使鮑文子致之

秋葬曹武公

左傳夏楚子使然舟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於召陵亦如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子郊公嗣左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之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汪氏曰六年葬杞文公二十一年葬薛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

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

汪氏曰襄十八年同圍齊十九年猶葬靈公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

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

者其傲狠脩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

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

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襄陵許氏曰昭公以未微國皆葬而莒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

附錄左傳楚令尹旗有德於主不知度與養氏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關辛居鄭以無忘舊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辨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其言去樂卒事大夫祭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
喪尸事畢而往穀梁傳君在祭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
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祭樂之中大夫命無所不通
左氏曰禘于武宮杜氏曰武宮魯武叔弓泣事籥
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
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
語之詳矣禮記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闈
廢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
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大史
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

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
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
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籥入
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
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
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
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
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家氏曰祭
慈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衛
臣柳莊疾革其居必使以告為之徹樂卒事可也叔弓
預於祭梓有疾而死則君為之徹樂卒事可也若
叔弓自歿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

告不當以卑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
此與襄仲之卒去其禮不同不可引以為常也
高氏曰成六年立武宮如親廟方其祭也而叔弓蒞
事自入宮之卒此豈惟昂之變而已哉○暖氏曰穀
梁言大夫之卒此豈惟昂之變而已哉○暖氏曰穀
大卒小卒以理言之應待祭畢趙氏曰左氏大事
禘于武宮故妄云爾王氏曰祭畢于莊公以諸
廟合行之故妄云爾王氏曰祭畢于莊公以諸
祭而不書祭名者以叔弓之卒去祭畢于莊公以諸
也書之非時祭為四時之止曰有事而樂卒事變禮而
朝公作昭無出字

夏蔡朝吳出奔郟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曰
王唯信子故屬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必求
之吾助子請又謂其在上之人曰王唯信子弗圖必及於
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在奔郟王怒曰余唯信子必及於
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柎對曰

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
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杜氏曰朝吳故蔡大夫公孫
聲子歸生之子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
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
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
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
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
使吳師入郟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
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
朝吳出奔而入郟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
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

信自任而杜諛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
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
其心而莫之覺不知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
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錄 ○左傳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
或請以城叛穆子曰弗許左曰師徒不勤而
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
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成以吾城叛
吾所甚惡也人失城來吾獨何好焉賞能
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延
姦所喪

滋多使鼓人殺粍人而藩守備圖鼓三月鼓人
或請以城叛穆子曰弗許左曰師徒不勤而
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
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成以吾城叛
吾所甚惡也人失城來吾獨何好焉賞能
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延
姦所喪

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
汪氏曰宣十五年
稱晉師宣十六年士會滅甲氏留吁稱晉人
士鞅十
伐圍鮮虞哀六年趙鞅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惻之
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
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
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

咸見矣蜀杜氏曰前既狄之今不復見者春秋傳
吳何以無其重者而為之陳氏曰嘗狄晉矣則荀
賤餘實錄而已爾其效且以陳公大夫辭其

冬公如晉

左傳平丘之會故也臨川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
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

附錄

左傳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
侯皆以鎮撫喪也皆受明器於王也文伯曰伯氏諸

春

乙亥 九年 十有六年 二十
定 四 曹 平 一 陳 惠 四 杞 平 十 宋 元
六 秦 哀 十 一 楚 平 三 吳 僚 元 年

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
之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
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
女司典之無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
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之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
夏若卒以王其不終乎吾聞之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
馬於是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而有三喪且非禮
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以禮也禮王
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與以
志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與以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附錄 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齊侯伐徐

左傳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郊
人皆人會齊侯盟于蒲隧徐人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
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
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
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襄陵
許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既不能遠魯以齊之
強務德修政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
區區務爭徐伐以通天下之志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
齊南鄙桓公之霸楚成伐徐桓公躬率諸侯盟于
丘次于匡以救之又出偏師徐桓公躬率諸侯盟于
但為徐計亦自為齊計今齊景公之計視桓公之保
其遠者乃伐徐以為齊之左望之計視桓公之保
愧多矣汪氏曰楚度之立徐屢從楚伐吳昭十二年
以為貳於吳而闔之蓋徐實楚之與國也此年盟蒲
遂而徐與齊踰十五年吳卒滅徐徐則甲父之鬬固不
足而保徐之社稷也廬陵李氏曰此為甲父之鬬固不
景公爭伯之始事明而不書春秋不忍絕晉也齊景公

於襄二十五年今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之
委政二惠及栾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明政刑以強
國委任陳氏觀晏子之言而景公之自治疎矣乃欲
以無政之國爭強圖霸宜其不遂振也晉自重丘以
是亦坐視而莫較矣 公作戎曼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傳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
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公羊傳 楚子何疾若不疾若乃疾之也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度欲滅中國而棄
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戎蠻子非中國故蔡侯
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蔡般弑父與
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亦差矣 蘇氏曰楚

殺之書月書日書名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
誘殺我蠻皆不書夷狄相殘畧之也家氏旦楚大
而於周班皆為子以見四夷相侵伯况誘而殺之乎
附錄左傳三月晉韓起聘于鄭伯享之
客間執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伯張後至立於
之笑而富子諫曰夫客後又禦之適恪孔伯張後至立於
以求榮而不陵我我皆有大國之禮夫猶鄙我而無禮何
敬使命之不聽取刑之類也孫民而效功罪及之不
弗知僑之恥也夫承命以之使周於諸侯國也所執政而
諸侯所知於夫承命以之使周於諸侯國也所執政而
喪祭有職受昨歸服而祀於家祿已著位有賦於所尊
世及執其業而忘其所祭焉得此之辟邪我與人而
皆官環其政是先在王宣子罰也諸子寧以之規弗與
非官環其政是先在王宣子罰也諸子寧以之規弗與
曰韓子亦無幾器也寡君不知諸子寧以之規弗與
可倫也若屬有譏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

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晉其以取僧心於
大國也盍求而弗與之患僑信故也僑非聞君而取僧心於
將難立而無令以弗與之患僑信故也僑非聞君而取僧心於
小國而皆獲其禮以定其位之患僑信故也僑非聞君而取僧心於
大國而皆獲其禮以定其位之患僑信故也僑非聞君而取僧心於
失位矣若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僑信故也僑非聞君而取僧心於
非罪乎且吾一王以起罪二罪而求之王馬位焉且吾一王以起罪二罪而求之
馬用賈矣且吾一王以起罪二罪而求之王馬位焉且吾一王以起罪二罪而求之
既成賈矣且吾一王以起罪二罪而求之王馬位焉且吾一王以起罪二罪而求之
日成賈矣且吾一王以起罪二罪而求之王馬位焉且吾一王以起罪二罪而求之
與商必以夫環執政弗義君不亦銳乎韓子請諸子成貪將
人曰必以夫環執政弗義君不亦銳乎韓子請諸子成貪將
萬黎藿而共處之庸有盟誓以對曰昔我諸商桓公商
叛我無強賈母或奪以至於今市實也子賄也
恃此質誓故能相保是以教於邑皆盟誓也子賄也
而謂敝邑強奪而失諸侯必不若王若大國毋乃辱
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若王若大國毋乃辱
共無藝鄭鄙也亦弗為也若王若大國毋乃辱
敢私布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罪成而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君子請比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蓋賦野有蔓草
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善哉起在此敢
勤子曰至於他人乎子太叔賦游賦風雨子曰善哉起之
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鄭其庶乎二二君子女
同車子柳賦起賦不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也三君子女
以若命賦起賦不出懼矣宣子皆賦其庶乎也三君子女
數世之主也無懼矣宣子皆賦其庶乎也三君子女
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
我私覲於子產以王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王是賜

夏公至自晉

左傳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
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
爾幼惡識國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
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

不得入注氏曰十二年莒人翬取郟二十一年平丘
將伐鮮虞惟二十三年有疾兩得見晉侯又欲討
少復文二年辭甲少姜非朝晉莒人翬受年其困
其罪而止旃注氏曰五年如晉朝兩得見晉侯又欲討
其困
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困困窮而致亨也
宋子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夫困於心衡於慮而
之義身雖困而道則亨也
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排自強之時
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
其選也注氏曰夏少康事見左傳哀公元年衛文
會稽嘗膽報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今昭公安於
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用樂毅以敗齊
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
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昭公二十一年

卷之二十一

左傳

附錄 左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山麓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臨川吳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丙景王二十有七年 晉頃公去疾元年 齊靈十

平五 鄭定五 曹平三 陳惠五 杞平十 一 宋元七 秦哀十二 楚平四 吳僚二

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我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以乎 注氏曰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禮也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時樂奏鼓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時樂奏鼓視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替奏鼓嗇夫弗從昭子退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月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

秋邾子來朝

左傳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
師而雲名故為水師而水名故為火師而火名故為龍
師而龍名故為鳥師而鳥名故為鳳師而鳳名故為
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
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鳩氏司空也
氏正冠也鵲鳴氏司事也五鳩氏為九農正也
無淫利器用正度量民者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
而命以民事則顛項以不民者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
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信家
氏曰魯俱衰與章闕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家
多識之名士猶有存者有王者作皆可用為政故仲尼
夷狄之有人也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斃無之字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長弘謂
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
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俗九月陸渾人弗知師從
師涉自棘津使宗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
其衆奔茲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
渾故使穆子文子帥師獻俘于文子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
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
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
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
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總得無貶耳則
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高氏曰宣三年楚
是陸渾時於楚而為中國之害至是荀吳滅之汪
氏曰戎居諸夏之區固中國之大害也晉武不能

徙戎卒至於神州陸沉則中行穆子之滅陸渾疑
可褒矣然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在荒服之
外自僖之二十二年晉以與秦遷之於伊川侵逼
王畿則晉人始謀不滅之過也與楚爭強
掩其不備而滅之蓋不足稱大矣滅不書大夫者
有哉陳氏曰自是凡滅稱大矣滅不書大夫者
吳也吳無大夫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中頃曰彗所以除穢布
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是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
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火也父矣其與不然乎
火出於夏必三月入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
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
也陳大水祥也衛顛也鄭祝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
漢水之性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其所以合也
若火入而伏必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其所以合也
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口火若我之用璣等玉意斷必於

不火子產弗與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
何在辰亦為大辰何者何大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
辰北辰亦為大辰何者何大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
日有于大辰者
濫干大辰也

大辰心也示雅大辰謂之大辰孔氏曰大辰心為明

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春秋元命苞

象也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前漢書五行志心曰明堂天

太子位為大辰前星為太子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

爭也何氏曰心者天子明堂李彗者邪亂之氣後

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

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事見左傳二十二年至哀

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

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
 戾氣所感固將墮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
 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
 有占明矣采氏曰大辰大火周本德火將出木將
 襄陵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
 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地之符也大
 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唯鄭有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也上流何故不吉且楚師繼故司馬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
 子魚也先死楚師繼之楚師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
 命吳公子至者守之環而擊之及泉盈其乘舟豈唯光之
 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

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
 送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何敵也穀梁傳兩
 歸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傳兩
 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進楚地張氏曰水戰也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汪氏曰楚先勝楚地五千
 吳後復勝楚楚地五千
 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
 惟不能去諛賤貨使費無極以諛勝囊瓦以貨行
 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汪氏曰如屈
 巫伍負之類故日以侵削
 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
 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
 本勸賢必以去諛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
 足恃也攻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

矣陳氏曰此楚令尹陽句也書人吳公子光也書而吳入郢不矣五年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六年楚敵言之鍾不書書伐吳而穀梁云進楚哉且楚與中

丁丑 景王二十有八年晉頃二齊景二十四

定六 曹平四卒陳惠六杞平十二

附錄 左傳春王三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伐之於王都不亡何待

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皆大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各保其微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
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
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陳之材三日哭國不市
君異耳是以知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記異也
何異耳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記異也
天或曰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
也或曰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
同日為四國災也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
征杜氏曰記所焚之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
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
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罍玉瓚杜氏曰瓘瓚也
也欲以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
穰火

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
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
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
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
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後言命也劉氏曰四
災非人所能為也其序宋衛陳鄭春
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

六月邾人入郟

左傳邾人藉稻邾人襲郟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
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
邾邾在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杜氏曰邾公伐邾起也

秋葬曹平公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

定七(曹)悼公午元(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
 三(宋)元九
 寅十(景)王二十有九年(晉)頃三(齊)景二(蔡)平七(鄭)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楚子曰許於鄭若伐於鄭仇敵也而
 居喪地矣君盍遷於許邑不專在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
 余舊國也鄭曰余俘許邑也葉在楚鄭方有令政許曰
 土不可易也鄭曰余俘許邑也葉在楚鄭方有令政許曰
 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孫許遷於許邑許曰許於鄭若伐於鄭仇敵也而
 白羽說冬楚子使王孫許遷於許邑許曰許於鄭若伐於鄭仇敵也而
 以自遷為必析楚邑杜氏曰自遷於許邑許曰許於鄭若伐於鄭仇敵也而
 氏曰復封陳蔡而許亦遷葉故今自乘而遷許至是
 三遷矣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馬曰周原伯魯馬與之語不說學
 而後及語其大不學則苟而可於乎下陵上替能無
 不害夫學殖也學則苟而可於乎下陵上替能無
 將亂乎原氏其亡乎學則苟而可於乎下陵上替能無
 附錄左傳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稷於四
 使於而鄉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命速除乃
 毀於而鄉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命速除乃
 使從者止之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
 忘守則危况叔有災乎國有災晉君大不備故也
 之邊吏則危况叔有災乎國有災晉君大不備故也
 筮走望不愛牲將以鄭國有災晉君大不備故也
 攔然授兵登陴王鄭之有災晉君大不備故也
 政對曰若吾子之言蔽邑之災人君之憂也故貪人存為
 敵邑不利以災又君之謀也蔽邑之災人君之憂也故貪人存為
 而亡君雖利以災又君之謀也蔽邑之災人君之憂也故貪人存為
 望而亡君雖利以災又君之謀也蔽邑之災人君之憂也故貪人存為

其君者止不嘗藥也禮記文王世子疾之藥必親嘗之古者醫不

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朱子曰疾

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不可以不謹也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

嘗楊氏曰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

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

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

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茅堂胡氏曰悼公

而致卒也止不嘗藥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敬也

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有憂色跬步之間猶不敢忘

疾而可輕之乎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

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

位哭泣歔飡粥嗑不容粒益音益未逾年而卒無

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

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

尊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

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

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

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

傳之說則誤矣汪氏曰歐陽公辨必若此言夫人

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

揚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

逼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

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弒君之

意矣陸氏曰世子君之貳也許其進藥則亂臣
子得容其姦矣故聖人罪之止一人非一端故
之禍也張氏曰藥劑所以致人而之死多愈然不
以瘡言反殺今人之治瘡以焮而之死必此類也然
得法而反殺今人之治瘡以焮而之死必此類也然
無以異書何也孟子曰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而藥殺不可不謂之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與臣故不可同耳心雖不可同而春秋之文一
事雖若可恕於萬君父不後世也
陳氏曰哀姜慶父奔莒則公薨夫為亂進藥以
于邾公之子慶父出奔莒則公薨夫為亂進藥以
春秋將為後人戒書曰世子晉止弑其君誠不嘗藥
也○劉氏曰穀梁云夏微舒崔杼非也君言無知
督萬商臣趙盾歸生夏微舒崔杼非也君言無知
日可云皆正卒乎春秋廬陵李氏曰
見之此泥而不通也廬陵李氏曰
君訓人以此臣道不加許止弑君訓人春秋加趙盾
事相類然晉靈公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許也

巳卯地震

自責逾年而卒其心可知矣趙盾力能討賊而
討春秋而疑止而真弑父則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晉
以說一家疑止而真弑父則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晉

注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
三年是也夫地安靜以震動為反常之異臣道恭
順以悖逆為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僭已甚天之示
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
難及於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

附錄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
爭若大城也伯也通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
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收南尹
子環聘于秦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
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
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家氏曰或問蔡

之弒悼皆書葬同乎否乎
曰其弒異其葬烏得而同乎

附錄左傳是歲也鄭驕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
為不順弗許亦弗止立子環子產憎其為人且以
晉人使弗許如鄭問驕乞之立故驕氏懼驕乞欲
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寡君之予大夫謀對子產不
待而對客弗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產天昏
宗又喪我大夫偃其子寡君之二三臣札產天昏
天實剝亂是吾謀而何知天諺曰無君與其一二
猶寡君過之亂是吾謀而何知天諺曰無君與其一二
抑寡君實不職若寡君之實二臣丘之會君尋舊
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實二臣丘之會君尋舊
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世者晉幣
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幣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
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

巴 景王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晉頃四 齊景二十六 衛
邠 曹悼二 陳惠八 杞平十 蔡平八 卒 鄭定

元 十 秦哀十五 楚平七 吳僚五

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
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旆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
施舍不倦息民而五年可謂撫之矣戊曰吾聞撫
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
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
也○鄭大水龍關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祭
馬子產弗許曰龍關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祭
馬讓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
乃止也○令尹子瑕言蹶由楚子龍亦無求於我
乃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
乃歸蹶由

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齊晉又交輔之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信之問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方城之外○事集矣王執之三月太子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何○信於謬之王曰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何○而使遣之王曰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何○對曰臣告之曰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何○能苟貳奉初以還命臣曰對曰歸政如命而召無不○來是再已王曰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何○曰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何○彼君必來不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盡以政如命而召無不○我將死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父也○戚爲我死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父也○行不仁也擇任而莫之報也奔死辟勇也奢聞之○名曰楚君廢爾其免之相從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來曰楚君廢爾其免之相從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公乎光曰是宗爲之負如吳言○其讐不可從也乃見轉設諸馬而耕於鄙○而鄙以待之乃見轉設諸馬而耕於鄙○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世莫公及說作夢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曹伯廬卒于師何○賢乎公孫喜時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曹伯廬卒于師何○則未知公孫喜時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曹伯廬卒于師何○或爲主于師公孫喜時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曹伯廬卒于師何○而退賢公孫喜時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曹伯廬卒于師何○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穀梁傳曰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子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高氏曰會○滅之子鄭子滅之采邑也○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自鄆是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變例也○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絕以環玦如環而缺一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謂之環玦如環而缺一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

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
公孫賢之也范氏曰會以公孫之貴而得鄭既而
會之罪故書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
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
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
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
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
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
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汪氏曰如漢武
封孔吉宣帝求高祖功臣子孫之類蓋得春秋之旨矣
孫失侯者封蕭何子孫之類蓋得春秋之旨矣
而鄭公孫會之也
劉氏曰公羊云不言其時為公子喜時

妨大後諱也非也所以諱賢者之過也謂小不足
猶為至諱乎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之倫之常矣
先者皆先書南里以故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南里出奔
以公孫會繼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者如穀梁
乃說不孫會繼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者如穀梁
而奔他國也廬陵李氏曰此條書法與華向自米
公羊皆以奔楚同左氏杜預無傳已不可考賈逵及
公孫故公羊有為然經既諱之說夫既叛則不應書
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於周也夫叛則不應書
氏意林曰春秋之管蔡不當誅於周也夫叛則不應書
能使其眾無不議之君者其武仲也無不傷教矣惟
求後深察公孫歸父之遠矣降而無憾而胡氏亦取
也故深察公孫歸父之遠矣降而無憾而胡氏亦取
奔宋其賢於武仲之遠矣降而無憾而胡氏亦取
知命而好禮者能之此說蓋本穀梁而胡氏亦取
之然公孫會之賢者之例之後諱之似鑿矣
胡氏亦以為賢者之例之後諱之似鑿矣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死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于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食姦不疾也穀梁傳盜賊也其曰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其曰有疾也何疾爾惡謂之輒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踉衛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

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於公子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家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之難彼自謂忠於縶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不能早去眈祿也聞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也雖與公孟俱死而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也雖與公孟俱死而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也凡稱盜蓋皆賤者但當稱人以其所作不義故不

稱人而稱盜范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萬通
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賤殺至貴孫氏曰以
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侯之無刑政也若此故書
侯著其惡張氏曰繫以衛侯之疾不得全其於宗而
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使事其有疾不得全其於宗而
不盡其恩於親愛之使盜賊預於國於其疾不能
其無禮於夫且弟也靈公受國於其疾不能防閑其
母以預盜殺禍亂之使兄盜賊預於國於其疾不能
國故書盜殺衛侯之使兄盜賊預於國於其疾不能
左氏云齊豹殺衛侯之使兄盜賊預於國於其疾不能
泄為亂耳本無不之求名非也○劉氏曰其
非豹所求也意豹作亂強禦之名不也○劉氏曰其
求名者有求也意豹作亂強禦之名不也○劉氏曰其
奔走之設春秋險危豹作亂強禦之名不也○劉氏曰其
稱盜矣二人亦未肯奔齊豹走其名也○劉氏曰其
說見昭二公孫胡氏不取然春秋盜者四尉
止也齊豹也公孫胡氏不取然春秋盜者四尉
輔以豹也公孫胡氏不取然春秋盜者四尉
則非卿也豹也公孫胡氏不取然春秋盜者四尉
諸家皆同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作甯

左傳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向鄭建郟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闕敗子
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公于而後歸華亥
後食公與夫夫人每曰必適華氏食公于而後歸
患之欲歸公請於華費遂將不攻華氏質其子而
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
子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
攻之君而命余不殺其子華亥曰公曰
曰君而命余不殺其子華亥曰公曰
司寇輕以歸曰又殺其子華亥曰公曰
質必免公歸曰又殺其子華亥曰公曰
曰余知而無罪也入華亥復而所冢氏曰春林書三
公而奔公不唯誅華向君亦責馬爾陳曰於免
日而奔公不唯誅華向君亦責馬爾陳曰於免
公而奔公不唯誅華向君亦責馬爾陳曰於免
書子城公孫思八子奔鄭亦責馬爾陳曰於免
里以叛乞師于楚為宋患
之曰父是甚三子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左作廬

附錄左傳齊侯疾疢期而不瘳諸侯憂之賓問疾
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與裔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諸侯公說不知其謂我君不敬君蓋誅於盟屈建問范
以辭賓公侯趙武告晏子曰敬君之日宋之盟屈建問范
會之無德於趙武祭曰夫子之不悅家無事於晉國
竭情無私其祝史祭曰夫子之不悅家無事於晉國
祝史輔五君以語康侯王也公曰神人無家無事於晉國
能事鬼輔五君以語康侯王也公曰神人無家無事於晉國
有德之君外欲誅於諸侯主也公曰神人無家無事於晉國
薦信無愧心矣是以廢上神下無怨怒何故對曰寡人
馬其所以蕃社矣老是以廢上神下無怨怒何故對曰寡人
鬼神所欲遇於淫深池外內為君用嚮國受其福忠祝史與
違從欲成其私高臺深池外內為君用嚮國受其福忠祝史與
其所聚以成其私高臺深池外內為君用嚮國受其福忠祝史與
其祝氏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禱無慘也進
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疾者為神不饗其國以禍之

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疾者為神不饗其國以禍之
祝史與神馬所虛以求媚是疾者為神不饗其國以禍之
嫚於鬼鹿守公曰然則昏孤之疾何暴君不可為也其言僭
之木衡鹿守公曰然則昏孤之疾何暴君不可為也其言僭
候守之衡鹿守公曰然則昏孤之疾何暴君不可為也其言僭
偃介之無關暴征其室日更淫嗣大夫疆鄙易其人入徒常
藝市斂無度宮室日更淫嗣大夫疆鄙易其人入徒常
於市斂無度宮室日更淫嗣大夫疆鄙易其人入徒常
人苦病夫婦皆詛祝多益也詛亦豈有損乎則應民
尤以君若欲誅於也祝多益也詛亦豈有損乎則應民
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口而後可齊公能勝億兆人
招虞人招以去禁薄斂已責口而後可齊公能勝億兆人
也禘以招夫乃以公執之口而後可齊公能勝億兆人
皮冠之故不招夫乃以公執之口而後可齊公能勝億兆人
子避之故不招夫乃以公執之口而後可齊公能勝億兆人
造馬公曰唯齊侯與自舍之招士皮冠以招虞人猶守官而
得馬和公曰唯齊侯與自舍之招士皮冠以招虞人猶守官而
醢醢和公曰唯齊侯與自舍之招士皮冠以招虞人猶守官而
味濟其鹽梅以烹魚肉煠之對曰異夫和如羹焉水火
亦然君所及以烹魚肉煠之對曰異夫和如羹焉水火
所謂君所及以烹魚肉煠之對曰異夫和如羹焉水火
所謂君所及以烹魚肉煠之對曰異夫和如羹焉水火

而無言時靡有爭心故詩曰亦五有和羹既平其
心成其政也靡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
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十相成也清濁大類小短長疾
徐哀樂以平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
聽之不以君所平其心據亦曰君所謂曰德音不
以水濟水所謂能食之樂曰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晏子對曰古而無飲酒樂則古之樂也而無死其樂
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古之樂也而無死其樂也而無
所願也後鄭子產有疾謂其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
政唯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為
望而畏之故鮮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死
馬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死
國多盜取此興徒兵以攻之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死
子不日及善哉興徒兵以攻之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死
仲尼曰施之以寬則民濟猛則民濟寬政猛則民濟
殘則施之以寬則民濟猛則民濟寬政猛則民濟
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惠良式過夜虐慘不農
之寬也母勞止迄可小惠良式過夜虐慘不農

明料之以猛也柔遠能濟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遺愛也
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庚申景王二十四年二十有一年
公東國元年鄭定九年曹悼三陳惠九杞平
十五宋元十秦哀十六楚平八吳僚六
春

附錄左傳春秋天子將鑄無射令州鳩曰王其以心
鐘音之疾死乎夫樂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也
之小者不窳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也
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則德則樂物則嘉成故
不容心是以感實生疾今鍾懈矣王心弗堪其
能久乎

王三月葬蔡平公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見襄公二年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見定公十三年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脇其君已甚之詞也孫氏曰前年出奔

宋南里叛犯君當誅也宋而居南里也汪氏曰穀梁云南里宋之南鄰非也凡書叛不言四鄰疑其邑又此不言邑而繫之宋則為宋城內之里也楚之援將以覆其宗也謂直叛而不作亂耶其書自陳陳亦其罪矣以奪自保夫外楚之亂以非陳助之兵力則未見其可也臣而能入國以亂非陳助之兵力則未見其可也臣而能吳會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遠賊使華公圍彭城則以五大夫歸荀吳救宋而遠賊使華向得道不臣之誅故不以討叛予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曰公問於禘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分日有食之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汪氏曰至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汪氏曰至食也其六月昭公之世凡七見比之他公災異最數自即位至是年四書之日有食之乃云不為災使公怠於修政遂致失國蓋黨於季氏而姑為諱諛以悅君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東者東國也曰東惡
 而之非也如取之書東國不亦足乎即其半名
 為法者使蔡侯止名東當復去其書上而卒于楚
 田平注氏曰或疑此書宋出奔之事疑是國卒于楚
 朱無歸入葬之也東國無出奔之事疑是國卒于楚
 即東國而誤為朱也然左傳照二十七事疑是國卒于楚
 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尹東
 國政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
 支因後書東國而誤也欵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曰公如晉及河釁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襄陵
 許氏曰公如晉及河釁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襄陵
 之伐鮮虞豈妨於邦交之禮如文二年晉將伐楚以
 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齊晉於公亦如晉
 未聞辭公也况是年晉實未嘗有事於鮮虞蓋托辭
 以拒公耳高氏曰魯衰而切於齊晉春秋蓋傷魯之
 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
 削也滋其而不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
 能以義自強耳

春秋大全卷之三十一終



